

中國吉祥圖集成



王樹村

中國吉祥圖集成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責任編輯 牛素琴
沙惠榮
李 方
攝 影 解京寧
書名題字 黃 綺
裝 幀 張 華

(冀)新登字 001 號

中國吉祥圖集成

王樹村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石家莊市城鄉街 44 號)
河北新華印刷二廠印刷 河北省 圖書書店發行

787×1092 毫米 1/16 27 印張 1500 1992 年 4 月第 1 版
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:1—1500 定價:150.00 元

ISBN 7-202-01159-X/J · 32

作者簡介

王樹村，筆名古柳村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位評委會委員，中國民間美術學會副會長，中國民間工藝美術委員會副主任，中國民俗學會理事，中國木版年畫出版研究會理事長，研究員。曾編著出版了《楊柳青年畫資料集》、《中國美術全集》、《中國民間畫訣》、《京劇版畫》、《戲曲年畫》等二十五部圖書，並撰寫《中國民間年畫史概要》、《中國剪紙史提要》、《中國玩偶彩塑史略》、《中國門神史話》、《中國石刻錢畫略史》、《水陸畫說》百餘篇，發表在法、日、香港、臺灣等國內外刊物上。



1984年獲文化部頒發的年畫研究獎，1989年獲中國藝術研究院頒發的資料研究特別獎。

吉祥圖案與吉祥畫

王樹村

一、緒言

“吉祥畫”是過去人們最喜愛的一種裝飾品，特別是每到歲末年初，人們盼望新的一年好運降臨，萬事吉利，這種普遍存在的思想意識，過去曾大量體現在民間美術中。此外，老人的壽辰之日，新婚夫婦結縭佳期，婚後生兒育女，以及商家開市，讀書中取，升官發財……都相應地出現在年畫、刺繡、瓷器、石刻、木雕、剪紙等藝術品類裏。所以說“吉祥畫”是和人們民俗生活關係最密切的一種藝術，它無論在美術欣賞價值上，或是民間美術和民俗學、社會學等研究方面，都是具有參考價值的珍貴形像資料。

遠古時期，社會生產力低下，人類對自然界的寒熱、水旱、雷雨、冰雪等認識不足，甚至晝夜都以爲有神鬼出沒，於是產生了一種畏懼心理，所以最初人們只是祭祀祈禳，以求平安，尚無迎福接祥之思想。從早期反映民俗生活和思想的《風俗通義》（漢·應劭撰）中的“祀典”裏，知道漢代祭祀的除了先農、穀神、社神等外，還有風伯、雨師、竈神，殺鷄祠鬼神，殺白狗以血題門戶以闢除不祥，以及民間祀“司命”，“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，行者擔篋中，居者別作小屋，齊天地大，尊重之……”還沒見有“天官賜福”，“東方朔祝壽”之說。只是後來，生產力不斷提高，農業、手工業日漸發達，城市經濟繁榮後，人們除了祭天祀祖，敬神禳災外，還希求“風調雨順”、“百事如意”、“福壽雙全”等吉慶常臨。因而以象徵、諧音、會意、寓意等曲折手法繪制成的吉祥畫，在宋代以後逐漸興盛起來。到了明清兩代，已達到了“圖必有意，意必吉祥”的地步，題材隨之增多，內容也更加廣泛。其中包括政治（如《滿床笏》）、經濟（如《五路進財》）、歷史（如《天仙送子》）、宗教（如《天官賜福》）、文學（如《八仙得道》）、民間傳說（如沈萬三《聚寶盆》）等等，舉凡人間求福祈壽，預卜夫喜百年合好，生子主會，考試中取，升官晉級，經商發財，金玉滿堂，五福臨門……人間福喜吉祥之

事，可謂一應俱全。從這些象徵、寓意的吉祥畫中，不僅可以看到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，人們戰勝了恐懼神鬼為害的心理狀態，進一步盼望能獲得福壽財寶，升官發財，享受人間幸福的思想意識；同時還可看到民間畫師如何利用“假託”、“轉喻”、“諧音”或神話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來傳情表意，達到了吉祥喜慶之目的，滿足了人們生活之希求和美的裝飾效果。這種寓意吉祥的圖案和畫樣，至今被國外漢學家所重視和研究。

二、漢以前的吉祥符瑞圖

“吉祥”二字，自古以來就是表示諸事順利、平安和善的一個詞句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“吉，善也，從士口。”又“祥，福也，從示，羊聲，一云善。”吉祥“祥”字，古代作“羊”，嘗見古彝器款識上。吉祥是與凶祥相對之詞。《左傳·昭十八年》：“鄭之來災也，里析曰：將有大祥。”疏：“祥者，善惡之徵。”《中庸》：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，吉祥也；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，凶祥也。”又據成玄英注疏《莊子》“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”句謂：“吉者福善之事，祥者嘉慶之徵。”所以“吉祥”二字由來已久。最早把福善之事，嘉慶之徵繪制成圖案花紋，初見於三代古銅器上（如：故宮博物院收藏的“龜魚螭螭紋方盤”和近年河南安陽 1004 號商代大墓出土的“鹿方鼎”，傳世的西周“貉子卣”蓋上的半蹲半臥回首狀之鹿紋等），還有古玉上夔紋、龍紋、虎形、鳳形等圖樣和形制，都可說是我國早期的吉祥圖畫雛型。這些圖樣寓意隱晦，還不够十分明顯。秦代以後，天下統一，吉祥圖文驟然增多，體現在出土的秦漢瓦當上。如秦瓦當上的“維天降靈，延元萬年，天下康寧”、“永受嘉福”文字瓦當和“子母鹿”獸瓦當，以及“飛鴻延年”半字半圖瓦當等。漢代的瓦當匯集了當時的吉祥詞句之大成，見到的有：“與天無極”、“延壽萬歲”、“長樂未央”、“延年益壽”、“千秋萬歲”、“世祿甲天下”、“長生無極”、“永奉無疆”、“益壽存富”、“宜富當貴”、“萬物成成”、“萬有喜”、“漢廉天下”等等。吉祥圖形的瓦當有青龍、表雀、白虎、玄武所謂“四神”。表現在漢代的銅器上，花樣就更多了。如近年河北滿城縣出土的西漢銅羊燈，“位至三公鏡”，“夔鳳紋鏡”（鑄有銘文：“長宜子孫”、“君宜高官”），“東王公、西王母、神獸鏡”，帶銘文的有“見日之光，天下大明”的透光鏡，銘文最長的有“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，詔書數下大多恩，賈人事市，不躬耨田，更作辟雍治校官，五穀成熟天下

安，有知之士得蒙恩，宜官秩，葆子子孫”。漢代的這些吉祥圖文與當時興起的“讖緯”之說有關。“讖”就是假借上帝的預言，告訴人們未來之事。今天寺廟道觀裏迷信的善男信女在神佛之前求讖，就是這個遺俗。緯是針對經書而言的，解釋“六經”及孝經的書皆稱“緯”。簡言之：“陰陽五行，災異禎祥”，就是“讖緯”的主要內容。上帝預示禎祥必須有些祥瑞吉兆，如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“五星同色，天下偃兵，百姓寧昌。”如果出現了這種氣象，國家又不用兵，百姓安居樂業，這就符合了上帝所賜的祥瑞之兆。所以名之為“符瑞”。班固等撰寫的《白虎通義》中，有一篇“符瑞之應”，集中了儒士們想像出來的吉祥瑞徵之事。曰：“天下太平。符瑞所以來至者，以為王者承天統理，調和陰陽，陰陽合，萬物序，休氣充塞，故符瑞并臻，皆應德而至。德至天則斗極明，日月光，甘露降；德至地則嘉禾生，棗莢起，鉅鬯出，太平感；德至文表則景星見，五緯順軌；德至草木則朱草生，禾連理；德至鳥獸則鳳凰翔，鸞鳥舞，麒麟臻，白虎到，狐九尾，白雉降，白鹿，白鳥下；德至山陵則景雲出，芝實茂，陵出黑丹，阜出菰蒲，山出器車，澤出神鼎；德至淵泉則黃龍見，醴泉涌，河出龍圖，洛出龜書，江出大貝，海出明珠；德至八方則祥風至，佳氣時喜，鍾呂調音，度施四夷，化越裳貢。”文中將吉祥符瑞的象徵，概括地體現在天、地、文表、草木、鳥獸、山陵、淵泉、八方等幾個方面，這些祥瑞之出現，皆與統治者賢明與否有關。有德而至，無德則凶祥出現。南北朝時孫柔之撰《瑞應圖》三卷，其中大部份取之為題材。漢代的符瑞吉祥之圖於漢墓出土的畫像磚、畫像石及其它一些出土文物中，屢見不鮮。據《畫史》載：漢墓“又有麟鳳圖，半篆半隸……以九字九行為率云，又一云：天有奇鳥，名曰鳳凰，時下有德，國富民昌，黃龍嘉禾，皆不隱藏。漢德巍巍，永布宣揚。天有奇獸，名曰麒麟，時下有德，安國富民，忠臣竭節，義以修身，聞愆來善，明明我君。不知九字九行之數合何典，必有識者。麟狀一角直上，高如足，翹如惡馬。鳳冠高尾長，甚可怪也。”《畫史》描寫的這類《麟鳳圖》略與甘肅成縣魚竇峽的《五瑞圖》有些相似。《五瑞圖》刻於漢靈帝建寧四年（公元171年）六月十三日。圖呈長方形，畫面上方左邊刻畫一“黃龍”，右為一“白鹿”；下方左邊繪刻二樹四枝，榜書“連理木”，中一“嘉禾”，禾生九莖，右邊一樹，樹下有仙人手舉一盤，在接天降之“甘露”。圖旁皆刻祥物之名，就圖旁石刻銘文得悉，此圖之繪刻是對武都太守李翕，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、益緣壁之

山，臨不測之溪，危難阻峻，數有顛覆震墜之害，乃與功曹吏等治東西坂，改險峻為平正，既成，人得夷途，這一德政之歌頌。其頌有二，識語則一。文刻以隸書體：翁嘗令澗池，治峭嶽之道，有黃龍、白鹿之瑞，其後治武都，又有嘉禾、甘露、木連理之祥，因皆圖畫其像。此圖拓本尚傳於世。這是我國古代人們給那為官清廉，為人民做好事的太守李翁的一隸紀念碑，稱贊他為民興利除害，修路治險，因而有黃龍、白鹿等祥物出現。石刻至今已一千八百多年了，尺幅之大，繪刻之精，堪稱是我國最早的一幅完美的吉祥畫。

三、《瑞應圖》及《稽瑞》

三國時，東吳大帝孫權薨，少子孫亮繼位，曾作琉璃屏風，屏風上雕鏤“瑞應圖”凡一百二十種（見崔豹《古今注》），這一屏風可說是上代吉祥瑞慶圖案之大成。可惜這一珍貴寶物早已毀於兵文，無法得知其具體內容。降至南北朝，梁·孫柔之撰《瑞應圖記》與《瑞應圖贊》各三卷，原書早已亡佚。隸《隋書·五行志》注中說：“梁有孫柔之《瑞應圖記》、《孫氏瑞應圖贊》各三卷，亡。”後有馬國精序《瑞鹿圖》一書，乃據瞿曇悉達《開元占經》、虞世南《北堂書鈔》、歐陽詢《藝文類聚》和《孝經》、《白孔六帖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等書，摘錄出一百二十一條有關瑞徵的故事傳說。如《西王母》一瑞，引徐堅《初學記》：“黃帝時，西王母佚使乘白鹿，獻白環之休符以有金方也。”并補以“一云：帝舜時西王母遣佚獻玉環。”後來民間吉祥畫中之《西池王母》、《瑤池獻壽》等圖，皆由此衍變而來。唐代劉廣，廣征載籍，博錄休祥，練事成文，配以儷句，輯《稽瑞》一書，凡一百八十五條，又恐後人難懂，於每一吉祥瑞徵之條目下，各附一注解并言明出處，其中多半引自《孫氏瑞應圖》。如《稽瑞》第一百三十五條“胡為驕牙，胡為角端”引《孫氏瑞鹿圖》曰：“角端，獸也，日行八千里，能言語，隸四夷之音。明君聖主在位明達外方，德被幽遠，則奉書而至也。”又“狐何九尾，獸何六足”一瑞說，《孫氏瑞應圖》曰：“先法修明，三才得所，見九尾狐至。又曰：王者謀及衆庶，則六足獸至。”又引《白虎通》：“九妃得其所，子孫繁昌則至。於尾者，明後當鹿也。汲冢周書：伯杼子往於東海，至于三壽，得一狐九尾。”於此可知九尾狐之瑞，由來已久。《稽瑞》一書，引《瑞應圖》八十六處，反映了孫柔之的《瑞鹿圖》在唐代還未盡佚。

《稽瑞》一書，不僅引自《孫氏瑞應圖》，還博引《孝經》、《山海經》及有關史志古籍，將唐代以前的一些神話傳說中的“瑞徵”，同時收入書中，增加了此書之可讀性。如第八十二條：“羊銜其穀，鳥讓其庭”注釋說：“《廣州記》曰：裴潤於廣州廳事，樑上畫五羊像，又作五穀囊隨羊懸之。云昔高固為楚相，五羊銜草於其庭，於是圖其像；《南越志》曰：任囂尉陀之時，有五仙騎五色羊，執六穗以為瑞，因而圖之於府廳。交冊亦然。”這一瑞徵之說，恰與今日廣州別稱“羊城”相符合，而且更有趣味動聽。還有第三條“五老河游，萬歲山呼”，亦非《孫氏瑞應圖》所載，而是引自《論語識》曰：“仲尼云：吾聞堯舜等游首山，觀河渚，有五老游河渚，將來告帝期。五老曰：河圖將歸造帝謀；三老曰：河圖將來造帝書；四老曰：河圖將來告帝圖，山川煥張聖人恩。五老曰：河圖將來告帝浮龍，金泥玉檢封成書。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。宋均曰：浮龍，龍浮水也。”又《漢書》曰：“武帝封禪，山呼萬歲，黃金為泥，白銀為繩，告太平於天下群臣之功也。”今日呼三聲萬歲，誤。應是“山呼”。劉廣《稽瑞》一書集中了唐以前的“瑞應”之說，大部分反映了上至帝王、下至百姓在一人一族、一統天下的封建社會中，人們共同希望的皇帝聖明，官吏愛民，百姓勤勞，獲得風調雨順，生產提高，國泰民安，天下太平的希望。同時也為宋元以後的吉祥畫具備了選題目錄。如“五老游河”就是後來年畫中的《五老觀圖》，又如《白鹿千歲，飛兔萬里》就是吉祥畫中《壽夭百祿》和《飛兔寶馬》。唐代以前，這類祥瑞徵之圖，多半是屬裝飾圖案，出現於工藝美術中，很少是繪制成吉祥畫，作為祝頌人們多福長壽，祿位高升之禮品。只是到了宋朝以後，手工藝發達，雕版印刷術之技藝提高，人們生活改善，吉祥喜慶題材的繪畫才逐漸盛行，它不僅美化了廣大城鄉居民的生活，也反映了人們對於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目的和希望。

四、唐宋時期的吉祥圖畫

梁·孫柔之《瑞應圖》、唐·劉廣《稽瑞》圖書之外，從文獻記載中還知隋代尚有《祥瑞圖》十一卷又八卷，《祥異圖》十一卷（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）。唐代尚存。還有《熊氏瑞應圖》、《祥瑞圖》十卷（起自天有會道，失撰者名），《符瑞圖》十卷（行日月楊廷光并集孫氏、熊氏圖），《白澤圖》一卷（三百二十事，出《抱樸子》，黃帝巡東海而遇之）。以上見載於唐·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。若從我國吉祥畫史來看，《歷代名畫

記》所載以上諸圖，大抵都是成卷之圖書，并非獨幅的吉祥畫軸，所以推想仍是工藝美術圖案形式較多。再就《佩文齋書畫譜》“歷代無名氏畫”來說，唐代以前除了《五瑞圖》外，大都是名流畫像或神佛道貌為主，吉祥圖畫唐以前確實不多。有些吉祥人物畫則出自名畫家之筆，不像後來，人們把繪制吉祥喜慶題材的民間畫家鄙視為工匠藝人，其作品也不如山水花鳥高雅，被目之為“難登大雅之堂”的俗畫。如：南北朝時大畫家陸探微曾作《蕭史圖》。此圖早已不存於世，內容不見畫史著錄。若據鮑溶《蕭史圖歌》云：

霜縞數幅八月天，彩龍引鳳堂堂然，小戴蕭仙穆公女，
隨仙大歸玉京去，仙路迢遙烟幾重。女衣清淨雲三素，胡髯
鈿珊雲髻光，翠鬚皎潔瓊華涼，露痕烟迹清江貌，疑別秦宮
初斷腸。此天每在西北上，紫霄洞客晚烟望。

可知圖中所畫乃“弄玉吹簫”的故事。這一故事在民間吉祥畫中屢見不鮮，但題名不同，或稱“吹簫引鳳”，或叫“龍鳳呈祥”，故事一樣（詳見圖版說明）。又袁倩有《二龍圖》，當是後來吉祥圖中的“二龍戲珠”、“教子升天”的題材之創始。唐·朱抱一“寫張果先生真，為好事者所傳”（張果即《八仙慶壽》中的張果老）都是名家之作。《宣和畫譜》中還載有唐·張素卿畫《天官像》、《壽星像》、《三官像》，即後來民間吉祥年畫中的《天官賜福》、《南極星輝》、《增福消災》等題材之範本。唐以後，五代陸晃的《葛仙翁飛錢出井圖》、《天曹賜福真君像》、《天曹解厄真君像》、《九天定命真君像》、《長生保命真君像》等，又是後來廣東、閩南一帶《神功保佑》、《永保平安》、《長命富貴》等“靈符”吉祥圖之嚆矢。御府收藏的宋道士李德柔作品中的《張仙君像》、《鍾離權真人像》、《呂岩（洞賓）仙君像》、《天師像》等，更接近於民間吉祥畫中的《張仙送子》、《八仙過海》、《天師鎮宅》等題材形式。宋趙千里《福祿壽三星圖》（見都穆《寫意編》）與明清蘇州桃花塢、天津楊柳青及其它各年畫中的《三星圖》、《福祿壽圖》同一題材，同一吉祥含意。是此一題材的最早之作。南宋李嵩的《歲朝吉慶圖》，蘇漢臣的《百子戲春圖》、《五瑞圖》，無名氏的《東方朔盜桃》等，已經是單幅欣賞的吉祥畫了。

五代花鳥題材的繪畫興起，名家輩出，其中不少寓意吉祥之作。就北宋御府所藏黃筌、黃居寶父子作品舉例來說，如《六鶴圖》，即“六合同春”，《牡丹鶴圖》寓意“一品當朝”，《銜花鹿》意味“德祿聽封”，《牡丹貓雀圖》，則是“耄耋富貴”，《鷄圖》諧音“大吉大利”，《竹岸鴛鴦》象徵夫婦和美……此外，黃筌還有《南極老人像》、《長壽仙圖》、《秋山壽星圖》、《星官像》、《醉

仙圖》、《壽星圖》。李成的《百靈助順圖》，劉松年的《接喜圖》以及宋人的《壽鹿圖》、《五瑞圖》、《雙猿戲蜂圖》（“掛印封侯”）、《松鶴圖》等等“圖必有意，意必吉祥”的翎毛走獸繪畫，對民間吉祥畫之繁榮，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。

吉祥畫的形成與發展與唐宋工藝美術之繁榮不可分割。高士其《天祿志餘》中說：“唐宋禁中大婚，以錦綉織成百小兒嬉戲狀，名百子帳。”張茂實《清秘藏》書中叙“唐宋錦綉”一章裏，對唐宋寓意吉祥的錦綉花紋記述更詳。彌補了人們僅知唐代“內庫瑞錦”的翔鳳、游麟、對雉、門羊等幾種花樣。文錄於下備考：

貞觀開元間，裝襯書畫皆用紫龍鳳細綾爲表，綠綾紋爲裏。南唐則裱以回鶻墨錦，簽以漬紙。宋之錦裱，則有克絲作樓閣者，克絲作龍水者，克絲作百花攢龍者，克絲作“龍鳳”者，紫色階地者，紫大花者，五色簞紋（一名“山和尚”）者，紫小滴珠、方勝、鸞鵲者，青綠簞紋（一名“閨婆”，一名“蛇皮”）者，紫鸞鵲者，紫白花龍者，紫龜紋者，紫珠焰者，紫曲水（一名“落花流水”）者，紫湯荷花者，紅霞雲鸞者，黃霞鸞者，青樓閣者，紫大落花者，紫滴珠龍團者，青櫻桃者，皂方圓白花者，方勝盤象者，球絡者，衲者，柿紅龜背者，樗蒲者，宜男者，寶照者，龜蓮者，天下樂者，練鵲方勝者，綬帶者，瑞草者，八花暈者，銀鈎暈者，細紅花盤雕者，翠色獅子者，水藻戲魚者，紅遍地朵花者，紅遍地翔鸞者，紅遍地芙蓉者，紅七寶金龍者，倒仙牡丹者，白蛇龜紋者，黃地碧牡丹方勝者，皂木者。綾引首及拓里，則有碧鸞者，白鸞者，皂大花者，碧花者，姜牙者，雲鸞者，樗蒲者，濤頭水波紋者，仙紋者，重蓮者，雙雁者，方旗者，龜子者，方穀紋者，鸛鵲者，棗花者，疊勝者……。

反映了唐宋工藝美術中的綾錦圖案花紋豐富多彩，且多寓意吉祥。宋代陶瓷工藝發達，器形之外的繪畫，如鯉魚、牡丹、荷花、嬰戲（有釣魚、騎竹馬、趕鴨、玩鳥、蹴鞠、抽陀螺、攀樹折花等）圖，都有象徵自由如意、富貴榮華、子孫昌盛之意。河南出土的宋瓷壓花模“得祿聽封”嬰戲圖，刻印着兩個赤體可愛的兒童在嬉引一梅花鹿。童子一在前牽行，一個手握蓮蓬在後，空處刻有金錠、犀角、珠焰珍寶等物，宛如一幅吉祥年畫。宋代建築彩畫方面，有李誠修《營造法式》，分名例、制度、功限料例、圖樣四部分，

彩畫圖樣中出現了金童、玉女、仙人、真人等道教中的吉祥人物，對後來吉祥畫中的招財童子、利市仙官、劉海戲蟾等神仙題材的形成與發展，都有一定的影響。宋綉《壽星圖》、《七子圖》、《滿池嬌》又可作為獨幅吉祥畫觀。宋代無論是繪畫或工藝美術都反映了我國吉祥畫已漸形成，吉祥圖案紋樣更加豐富多彩。

五、元明兩代的吉祥畫

元代文人畫盛行，寫意山水、人物、花鳥、竹石、蘭菊“四君子”之類題材增多，人物畫漸趨下落，名畫家的吉祥畫品寥寥無幾，大部分吉祥人物畫出自畫工之手。就展世蕃家藏古畫目錄中，只見有盛子昭的作品《三星拱壽》、《文昌圖》、《採芝圖》三幅而已。餘為元代納綉《壽仙》、綉《八仙展壽圖》、《寒山拾得》（和合二仙）、《公侯食祿》、元人《南極長生壽意》、《壽星并仙圖》、《一秤金百子圖》等。民間吉祥畫中，“酒槽坊、門首多畫四公子：春申君、孟嘗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。以紅漆欄杆護之，上仍蓋巧細升斗，若宮室狀。又間畫漢鍾離、唐呂洞賓為門額。”（見《析津志輯佚》）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）這是八仙人物和“四君子”吉祥畫出現在工商業門首之始。其它則見於元代陶瓷器皿上的圖案花紋。如北京出土的《雙鳳瓷罐》、《青衣鳳首匱平壺》等。元代皇祚不久，遺留下的吉祥畫也不多，同時也反映了元代統治階級及其臣屬文化不高，未能承傳祖國吉祥畫這一優良文化遺產，只知破壞，縱馬於草場。故可述者不多。

明代工藝美術較前代有更大發展，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提高與繁榮，吉祥圖案（畫）也興盛起來。此時，吉祥喜慶題材的畫樣，已遍及各種工藝美術品類上，諸如制墨、陶瓷、織綉、印染、雕刻、建築等方面。其它像木版年畫、剪紙藝術、壁畫、燈畫、插圖版畫等美術領域中的觀賞藝術，也都大量出現，而且題析更是廣泛，內容花樣也多。據明代佚名《嚴氏書畫記》中展，吉祥題材的繪畫就有近三百件。名家作品有：《福樣壽圖》（王孟端作），《壽意貓圖》（商喜作），《三星壽意》、《福神》、《仙館圖》、《松鶴圖》（戴文進作），《天香玉兔并壽意》三軸（呂紀作），《東王迎壽圖》、《五老攀桂圖》、《荷花仙子圖》、《尚父遇文王圖》、《七子團圓圖》、《松鶴小幅》（杜堉居作），《南極長生圖》、《萬壽福祿圖》、《壽展》、《仙鶴》（陶雲湖作），《九華壽意》（汪海雲作），《天乙賜福圖》、《南極呈祥圖》、《群仙拱壽圖》、《東方朔圖》、《鍾離權圖》、《李鐵拐圖》、《壽展圖》、《寒山拾得圖》、《無極圖》（吳小仙作），《玉洞仙桃》、《五鹿雙全》、《松石壽意》、《三瑞圖》（文徵明作），《柏

壽圖》、《梅萱圖》(唐寅作)、《海屋添籌》、《桃花仙子》、《補袞調羹》、《松鶴圖》(張平山作)、《持平負重》、《補闕求名》各二軸(郭清狂作)、《百祿圖》、《鹿鶴雙全》(沈碩山作)、《萬松壽意》、《天女散花圖》、《麻姑獻壽圖》、《軒轅問道圖》、《梅桂圖》(仇英作)、《壽鹿圖》(程達作)、《四召圖》、《東方朔待詔金馬門圖》、《傅岩夢蓂》(殷高宗得賢相傳說輔佐，國家昌盛的故事。王諤作)、《藍關圖》(韓湘子故事，趙雲寫作)、《紅日古松》(葉含春作)、《壽松圖》、《駕壑蒼龍》、《擎天古翠》、《瑞協秋芳》(謝時臣作)、《東方朔》(顧良臣作)、《百鳥朝鳳》(孫龍作)。以上皆畫史著名的明代畫家之作，然而題材多與民間畫工所作類似，但傳世者百無一二，惟有從明代遺留下來的民間繪畫中得知其內容與形式。《嚴氏書畫記》還載錄了一部“本朝名筆”之作，實際上是出自民間藝人手筆，而吉祥題材者最多。有：《三陽開泰》、《天乙賜福》、《轉祿朝天》、《祿待三臺》、《壽祿雙全》、《五福如意》、《五雲標棟》、《百庶聯臻》、《海屋添籌》、《清風化日》、《朝陽玉樹》、《月晃龍睛》、《鳳翻曉帳》、《三元乘龍》、《五鳳朝陽》、《獨鯉朝天》、《朝陽雙鳳》、《松濟躍鯉》、《魚躍鸞飛》、《春花爛熳》、《秋林錦樹》、《高科葡萄》、《高冠進步》、《疊疊封冠》、《中流砥柱》、《朝綱獨立》、《玉堂清節》、《九世同居》、《蘭亭修禊》、《老君降胡》、《蓮葉真人》、《天女散花》、《仙女採花》、《五老圖》、《天師降龍伏虎》、《王母壽圖》、《毛女仙姑圖》、《四妃十六子》、《一秤金》、《公子圖》、《判子圖》、《金蘭圖》、《泥金福壽無疆圖》、《四君圖》、《壽意圖》(四十五軸)。又《東封觀日》、《玉衡呈瑞》、《千斛明珠》、《江山一瞬》、《瑞應圖》、《壽樂亭》、《并頭蓮》、《瓜瓞綿延》。冊頁形式有：《景星慶雲》、《五福》、《一天星斗》、《萬象回春》、《壽域登高》、《瑤臺十二》、《瑤空笙鶴》、《群雄聚藝》、《萬斛珠璣》、《雲臺靈劍》、《精全美玉》、《金杆玉顆》、《瀛州妙選》等。緯絲有：《東方曼倩》四軸、《仙桃》四軸、《五色牡丹》二軸、《錦邊壽圖》四軸。納絨《壽圖》四軸、《彩鳳》二軸、納紗《仙人》二軸、納綉《壽星》二軸、紙織《東方朔》、《杏壇圖》。(按：紙織畫出自福建永春縣。楊復吉《夢蘭瑣筆》稱：“閩中永春州織畫，以羅紋箋剪片，五色相間，經緯成紋，凡山水、花鳥、人待皆具。《留青日札》：嘉靖間，沒嚴嵩家物，已有紙織畫。蓋前明即已行之矣。”即指此。)從以上明代畫家和民間藝人修制的這些吉祥畫的目錄中，足以說明了當時人們思想提高，對神仙鬼怪已不祇是恐懼心理，而是祈福求壽，盼望祥瑞的思想戰勝了古代鬼魅之說。清·翟灝《通俗編》則謂吉祥畫云：“古之珍圖，悉取鑒戒。畫史所傳，惟輕車迅邁，春雷起蟄之類，略寓頌揚；宋元以前，未聞有如是。知郵俚名目見於品論，可知此類並起明

季。惟嚴嵩之權貴，而涉意書畫，一時士夫遂借以獻諛也。王鏊《震澤編》言：夏元吉誕辰，宣宗親繪壽星圖以賜，蓋繪圖祝壽之事，明世盛行，嚴氏所藏，亦大概祝壽物耳。”若從此說，清代壽星圖和“八仙祝壽”圖之多，當與明季此一風尚有關。

明代手工業發達，特別是造瓷、刻版、織綉、造紙及其它工藝美術方面都十分繁榮。宋應星《天工開物》已集中地反映出來。體現在這方面的吉祥畫及圖案藝術，更臻完美而豐富，如丹青制墨方面的《方氏墨譜》、《程氏墨苑》都雕有吉祥花紋。《方氏墨譜》有《五老圖》、《九子墨》、《名花十友》、《三生花》、《四夷咸賓》等，《程氏墨苑》有：《百老圖》、《百子圖》……，紋樣更多。而方于魯《文彩雙鴛鴦》墨雕繪龍為精彩，燦爛絢麗，為文人所樂道。明末巨匠計成著《園冶》一書，雖然是談建築設計及格局的專籍，然而其中“裝折”、“欄杆”、“門窗”、“牆垣”、“鋪地”等項目裏的圖樣，大半是寓意吉祥。如“門窗”形式中的葫蘆式、執圭式、如意式、劍環式、貝葉式、蒼草瓶式等等。崇禎十七年（公元1644年）胡正言輯《十竹齋箋譜》，是繼《蘿軒箋譜》之作，其中的“靈瑞”八種，刻繪歷代祥瑞之故事；“壽徵”八種，皆祝頌老人長壽之故事；“稼華”八種裏有“德星聚”等吉祥故事；“寶素”和“文佩”十六種，畫三代鼎彝圭璧，玉石文玩之類，其形多取吉祥之意。兩部箋譜雖然都是文人書案之物，但其內容堪稱是明代之“瑞應圖”。位於江西的景德鎮，為我國明清時代“四大鎮”之一（餘為廣東佛山鎮、湖北漢口鎮、河南朱仙鎮），宋真宗景德年間（公元1004-1007年）始建鎮。到明朝中葉，景德之瓷名聞天下，其中大部分作為貢品。據吳允嘉《浮梁陶政志·景德舊事》載，景德鎮燒造瓷器上的繪畫已達五十多樣，所畫都是吉祥圖樣。如：“趕龍珠、一秤金、娃娃升降戲（一名‘四喜人’。畫兩個娃娃連接一起成方形，其中一個倒擲，看去如四個娃娃。象徵‘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’四喜詩句）、龍鳳穿花、滿池嬌、雲鶴、萬歲藤、搶珠龍、靈芝捧八寶、八仙過海、孔雀、牡丹、獅子滾綉珠、轉枝寶相花、鯖鮓鯉水藻、江夏八俊、巴山出水、飛獅、水火捧八卦、竹葉靈芝、雲鶴穿花、花樣龍鳳、轉枝蓮托八寶、八吉祥（佛教中稱轉輪、法螺、寶傘、白蓋、蓮花、寶罐、雙魚、盤長為八吉祥，亦稱‘八寶’）、海水蒼龍捧八卦、三仙煉丹、耍戲娃娃、四季花、三羊開泰、花天、花捧雲山福海字、二仙、出水雲龍、龍穿西蕃蓮、穿花鳳、雙雲龍、青纏枝寶相花、穿花龍、如意圖鸞鳳、穿花鸞鳳、團龍、群仙捧壽、蒼獅龍、耍戲鮑老、升鳳擁祥雲、乾坤六合花、博古龍、松竹梅、鸞鳳穿寶相花、四季花等名，其它花草、人物、禽獸、山水、屏

瓶、盆盎之觀，不可勝記。”以上各種吉祥圖案和畫，大都不見於《瑞應圖》，可知明代手工業之發達，工藝美術事業之繁榮。同時也反映了人們趨善厭惡，希望一生平安吉慶，百福來臨的願望，處處表現出來。這點不僅反映在繪畫和工藝美術方面，甚至在當時明代雜劇中，也多吉祥劇目。如：《瑤池會八仙慶壽》、《群仙慶壽蟠桃會》、《福祿壽仙官慶會》、《表華仙三度十長生》、《五老慶會》、《一麟三鳳》、《蟾蜍佳偶》、《慶長生》、《劇品》稱此劇：“太室作此以壽母，一幅神仙逍遙圖，若小李將軍＜唐代人物畫家李昭道＞寸人豆馬，毛髮生動。”、《五老慶庚星》、《寶光殿天真祝萬壽》、《祝聖壽金母獻蟠桃》、《會玉板八仙過海》、《祝聖壽萬國來朝》、《慶豐年五鬼鬧鐘馗》、《賀萬壽五龍朝聖》、《衆天仙慶賀長生會》、《慶冬至共享太平宴》、《黃眉翁賜福上延年》、《賀升平群仙祝壽》、《南極仙金鑾慶壽》、《獻禎祥祝延萬壽》、《西王母祝壽瑤池會》、《孫真人南極登仙會》、《秦樓簫引鳳》、《天官賜福》、《漢相如四喜俱金》、《表方朔》、《三星下界》、《蟠桃三祝》、《呂洞賓三度城南柳》、《韓湘子引度升仙會》、《鐵拐李度金童玉女》、《南極星脫度海棠仙》、《偷桃獻壽》、《瑤天笙鶴》……。據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：“雜劇院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……華光顯聖，目達入冥、大聖收魔之屬，則太妖誕。以至三星下界、天官賜福種種吉慶傳奇，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。但宣教坊鐘鼓司肄習之，并勸戚貴鑄輦贊賞之耳。”明代三星下界、天官賜福之類的吉祥題材不僅見繪畫於雜劇，而小說中馮夢龍的《警世通言》中，也有“福祿壽三星度世”一卷。可知當時人們思想所追求的是多福多壽，還沒有爲了發財致富的奢望。至於例舉以上諸吉祥畫目及劇目，無非是爲了說明清代的民間年畫受其影響以賜福、升官、長壽題材者尤多。此後，因出外經商者衆多，表業經濟轉向城市工商業者日增，吉祥畫中出現了諸如“財源茂盛”、“日進斗金”以及“財神到家來”等新的吉祥題材，這些都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結合了中國傳統的吉祥信念，創作出了大量如“聚寶盆”、“搖錢樹”、“和合”、“財神”、“錢龍”、“寶馬”等新的吉祥圖案和人物畫，形成了有清代吉祥圖案和吉祥畫之特徵。

六、清代吉祥畫隨在皆是

明末，經過農民起義和民族奪權戰爭，到了十八世紀初，清朝消滅了“三藩”統一中國後，社會秩序漸漸安定下來，經濟得到逐漸恢復和發表，工商業重新繁榮和擴大。作爲過去一個游牧民族統治階層的親王、貝勒、貝子（清代宗室封爵最高的爲親王，次貝勒，再次爲貝子）及朝廷大臣，除

了章服沿用明朝的吉祥補子圖案(一品文官爲仙鶴、二品錦鷄、三品孔雀、四品鴻雁、五品白鵝、六品鸞、七品鷩鷮、八品鶴、九品練雀，都御史獬豸；武官一品爲麒麟、二品獅子、三品豹、四品虎、五品熊、六品彪、七品犀牛、八品同、九品海馬；親王及貝勒、貝子皆圓龍；從耕農官爲彩雲捧日)外，帽子上有軍功或五品以上的官員，還要插一枝戴斑紋的孔雀翎，名曰“花翎”。從此清代有了“翎頂富貴”、“翎頂平安”的吉祥圖案，和以孔雀爲貴官的吉祥象徵。同時統治階級的貴族、親王等蓋起了王府大第。加上康熙、乾隆皇帝屢次南巡，廣造皇帝行宮，一時建築上出現了各種新式的吉祥花樣。乾隆年間，李斗撰《揚州畫舫錄》，在“工匠營造錄”一卷裏，記下了“畫作”在彩畫王府第宅時應用的吉祥圖案規則。如：“貼金五爪龍，則親王用之，仍不許刻龍首。降一等，用金彩四爪龍。貝勒、貝子以下，則貼各樣花草，平民不許貼金。”這是清代行龍或坐龍圖案應用時的規定，其它裝飾亦然。宮室王府專用的龍鳳以外的花紋，“畫作以墨金爲主，諸色輔之……花色以蘇式彩畫爲上。蘇式有：聚錦、花錦、博古、雲秋木、壽山福海、五福慶壽、福如東海、錦上添花、百福流雲、年年如意、福祿善慶、福祿綿綿、群仙捧壽、花草芳心、春光明媚、地搭錦袱、海墘、天花聚會諸式。其餘則西蕃草、三寶珠、三退暈、石碾玉、流雲仙鶴、海墘葡萄、冰裂梅、百蝶梅、夔龍宋飾、畫意錦、垛群花卉、流雲飛福、壽字圖、古色墩虎、壺瓶三色、歲歲青、瓶靈芝、茶花園、寶石草、黃金龍、正面龍、昇澤龍、六字正宮、雲鶴、寶仙、金蓮水草、天花、群花、龍眼、寶珠、金井玉欄杆、萬字、梔子花、十瓣蓮花、柿子花、菱杵、寶鮮花、金扇面、江洋海水諸式。”這類色彩鮮麗，寓意吉祥的圖案花紋，除在各地清代修建的王府、園林、寺廟、道觀等建築中隨地可以見到外，由于當時統治者迷信喇嘛教，一時法輪、寶、螺、傘、白蓋、荷花罐罐魚雙魚、盤長，象徵“綾羅傘蓋，花冠羽裳”或神成仙的吉祥花樣增多，這類所謂“八吉祥”的圖畫遍到各個工藝美術品和建築彩畫中。就工藝美術品中的地毯來說，在盛產羊毛的邊疆畜牧區，以寧夏地區有河套的水利，畜牧業發達，羊毛質量較優，織出的花樣也多。其中以“八寶”(八吉祥)居多，其次有雲龍、飛鳳、博古、八仙、花卉、文房四寶等，而喇嘛廟裏的地毯圖案則雲專門織造。如廟柱地毯用“八吉祥”圖案，“活佛”用“黃龍”靠墊，門簾圖案則織成守門的“椒圖”(龍生九子之一，近似龍形)。這些花紋的下部份，都織有海頭波水，三山峰巒之形，取“壽山福海”之意。此外，過去綏遠(今屬內蒙古自治區)色頭，畜牧爲主，盛產羊毛，所織地毯多是“丹鳳朝陽”、“百鳥朝鳳”、“鹿鶴同春”等獨幅形式的圖案花

紋。綏遠(今呼和浩特市)的地毯圖案,以金錢龜紋、鎖子、梅花、梅菊、卐字等十種錦地花紋(俗稱“十樣錦”)最爲出色。其它地區如張家口所織地毯中,有盤金絲“獅子滾綉球”一式,尤爲精彩。

清朝初期,由于國家統一,人們希望天下太平,安樂生活,厭惡內戰,一時出現了所謂“乾嘉盛世”。從《揚州畫舫錄》和徐揚繪制的《盛世滋生圖》(一名《姑蘇繁華圖》)描寫的當時揚州、蘇州一帶社會經濟繁榮景象來看,便知清代到了乾隆(公元1736—1795年)時,因無大規模的殘酷內戰,人們的衣食生活得以改善,市上工商業繁華氣象喜人。體現在染織和衣綉方面,則是吉祥花樣不斷增多,不少花樣代表了人們的希望和新的要求。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具有時代特徵的吉祥題材和形式。如清代刺綉花樣的“教子成名”、“麒麟送子”、“五子奪魁”、“七子奪梅”、“百子嬉春”、“狀元及第”、“獨占鰲頭”、“蟾宮折桂”、“筆錠升冠”、“喜上梅梢”、“鸞鳳和鳴”、“鷄鳴富貴”、“金玉滿堂”、“平升三級”、“翎頂平安”、“榴開百子”、“福壽無極”、“平安如意”、“蘭桂子孫”、“葫蘆萬代”、“皆大歡喜”、“太平有象”、“竹報平安”、“魁星點斗”、“一路福星”、“連中三元”、“四民雅聚”、“連生貴子”、“五穀豐登”、“太師少師”、“仙女散花”、“瓜瓞綿綿”、“一品當朝”、“百壽圖”、“圖鶴團壽”、“五福捧壽”、“琴棋書畫”、“漁樵耕讀”……。反映了人們要求安居樂業,以養生息的思想願望。這種願望,不僅體現在人們的衣裳服飾上,舉凡清代的糊牆花紙、剪紙窗花、糕點模子、刻花蠟燭、石雕磚雕、花古硯、藍印花布、傣族織錦、苗族刺綉、陶瓷器皿、織綉花邊、硯石雕花、景泰琺瑯、雕漆盤盒、點翠首飾、夾金錦緞、象牙雕刻、油漆彩畫、商店招牌、食物包裝、園林門窗、鋪地花紋……無不含有寓意吉祥,豐富多彩的美麗花紋,點綴在人們生活各個方面。除了大宗工藝美術方面的吉祥紋樣外,民間美術裏的要貨(玩具)、木版年畫、民間繪畫、剪紙窗花等富有欣賞價值的美術品中,更多是寓意吉祥之作。如道光年間顧祿撰《桐橋倚棹錄》中,提到了當時蘇州的一些玩具中,有“壽星騎鹿”、“麒麟送子”、“嫦娥游月宮”、“劉海灑金錢”、“童子拜觀音”、“玉兔搗藥”、“龍女擊鉢”,又有泥神、泥佛、泥仙、漁翁(得利)、三星、鍾馗、葫蘆酒仙、聚寶盆、獅、象、麒麟。出彩則有:“雙魚吉慶”、“一本萬利”、“平升三級”,皆取吉祥語。在春節或元夕玩賞之物中,有一種烟火,亦名“焰火”,是用一大紙制包紮品,內裝藥劑,點燃後,焰火噴射,呈各種光色,幻化出各種吉祥景象。這種景象猶如吉祥畫一樣,給人一種祥氣降臨,福在眼前的感受。烟火幻化出來的景物,據《歧路燈》第一〇四回載有:“……日月合璧,五星